

现实与信仰

——对狄金森有关死亡诗歌的探索

张礼龙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本文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将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狄金森有关死亡的诗歌分为五类:死亡过程的描述;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从死亡看人与上帝的关系;通过死亡看现实人生;以及对死者既感到悲伤而又羡慕的情感。并讨论了这些诗歌产生的根源及其社会意义。

关键词:狄金森;诗歌;死亡;上帝;人生

Abstract: From the aspect of religious belief, this paper divides Dickinson's poems on death into five kinds: realistic description of the process of death; imagination of the world after death; the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 view on real life through death; ambivalent feeling of sorrow and envy about the dead.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cause for producing these poems and their soci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Dickinson, poems, death, God, life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04)10-0029-03

艾米莉·狄金森在世时鲜为人知,可她无疑是有史以来最重要最受关注的诗人之一。“如果我们必须要挑选一位诗人来展示作为整体的美国诗歌的本质和质量,确定其主要关注的事物,其特有的主题和意象,其措辞及其风格,甚至要显示其经常缺乏的主题和关注——我们就应该选择狄金森。”^[1]也有人将她比喻为“游荡在美国乃至世界现代诗歌原野上声势赫赫的幽灵。”^[2]目前中国的外国文学界对她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翻阅狄金森的诗歌即可发现,描写死亡是她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事实上,可以肯定的是她的诗歌有1/3以上是以死亡为主题的。19世纪的一些其他诗人,如济慈和惠特曼,也常常思考死亡的问题,但很少像狄金森那样写了那么多关于死亡的诗歌。上个世纪中叶,不少人认为狄金森对死亡的兴趣是一种病态的反应。^[3]而现在读者们却对她那种敏感和富有想像力的描述惊叹不已。

可以想象,在狄金森时代的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上,年轻人死亡率一定很高,结核病就是当时的不治之症,根据记载,在波士顿,1851年因结核病去世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1/3。^[4]而狄金森家里就有多人因患结核病而死亡。^[5]家里经常遇到死亡的场景,这可能是她经常思考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因为她长年远离繁忙而喧嚣的商业世界,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既渴望得到爱情,又不断思考死亡后人生的旅程。

狄金森有关死亡的诗歌大体可以分为以下5类:

一、死亡过程的描述

《我听一只苍蝇叫——当我死去——》^[6]这首常被看作是狄金森的风格与态度的代表作。第一句就很奇特而富有吸引力。通过描述她死亡的那一刻,诗歌叙述人告诉读者她已经死去。第一节临终病人的房间里寂静的气氛与在病人耳边的一只苍蝇的鸣叫形成鲜明对照。弥漫于此场景的紧张气氛也就被比作风暴前夕的凝滞。第二节集中描述旁观者的神情。他们一个个都睁大眼睛,屏住呼吸,等待着庄严神圣的那一时刻的到来。也就是被尊为“国王”的“死亡”来临。第三节的注意力又转到了死者。她在用她所有的气力和尚存的感觉观察她自己死亡的过程。

在诗结束之前,这只苍蝇占据了感觉的整个空间,介于诗歌叙述人和光之间,而光象征着白天、生命和知觉。正如宝拉·贝尼特所评论:“在这个时刻,窗关上了,这个窗户象征着灵魂,也代表房间真正的窗户。随后叙述人即陷入了黑暗之中,也就是进入死亡、无知的状态,她也就什么也看不见了。”^[7]可以说,她对死亡的过程的描述是客观而平静的。

二、对死后世界的想像

死后的世界我们不了解。在《因为我不能为死亡而停步》(712)这首诗中,狄金森用了一种轻松的语调来处理“死亡”这样一个沉闷悲哀的话题。在这里,死亡不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形象,而是一个客气、具有绅士风度的求婚者。因为

作者简介:张礼龙(1953-),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收稿日期:2004-06-17(修改稿)

我们通常不愿意终止生命而进入死亡,我们必须被死亡带走。而在这首诗里,“死亡”把诗歌叙述人“客气地带去坐车兜风”。车上还有一个客叫“永恒”。所以这样的经历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在这首诗中,“死亡”又可能代表的是葬礼司仪,因为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不会看到有任何人比他更文明礼貌地将诗中的那位女代言人带入她的新房兼坟墓。一般说来,葬礼的仪式总是缓慢而且威严地进行。此诗中的叙述人是个已经死去的人,她当然已经放下了她的工作和娱乐,以非常礼貌的态度面对死亡。至于永恒,我们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但应当知道它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表示了一种状态。死后已经过了几个世纪,死者却感到还不到一天。这就说明死亡的世界实质上很简单,几个世纪没有任何变化或任何戏剧性。

三、从死亡看人与上帝的关系

死亡是个古老的话题:如果上帝是万能而又是善良的,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还有死亡这样令人悲伤的事存在?既然他的手臂是长的,他为什么不来拯救?对这个问题,最显著的答案有两个:要么是他不愿意,要么是他的手不够长。第一种答案经常被感伤主义者所忽略,一直被清教主义教徒们思考,这也是一直在困扰折磨狄金森的一个重要问题。她认为,从生活的事实来看,上帝不是爱我们的父亲,他对我们的行动也不仁慈,与此相反,他经常以我们的敌人的身份出现,还不断地伤害我们。^[8]

在《我知道他存在》(338)这首诗中,狄金森像《莫比·迪克》中的亚哈船长那样把矛头直接指向也许不存在或者已经背叛我们的上帝。这首诗歌也有明显的分界,从完全肯定转到极端怀疑。然而它的整个格调却与《这个世界尚未终结》(501)不同。在《我知道他存在》这首诗中,狄金森使用第一人称直接面对死亡的挑战,并直接以愤怒的口气提及上帝。同时这首诗歌也充满了讽刺的意味。第一句表明她对上帝的坚定信念,尽管她既听不到也看不到他。第一节解释道,他躲藏了起来为的是使死亡成为令人喜爱的伏击,而幸福则是出其不意的惊喜。刻意安排的过多的快乐和感叹号又成了讽刺的标记。可以说她正在描述的是一场愉快的捉迷藏游戏,但她又在预测,如果死亡既带不来上帝也带不来永恒,它就会露出谋杀的狰狞面目,这场游戏就会是致命的,而且欢乐就会转化成恐怖。如果真是这样,这场游戏就演变成了恶作剧,所展示的是上帝成了喜欢观看人们愚昧期盼来世永恒的无情的骗子。一旦这样的戏剧讽刺意义崭露出来,第一节所表现的上帝的隐匿和人类的迟钝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既然上帝只是个恶作剧的骗子,他的隐匿就是伪装的,如果人类的谦恭得不到上帝的奖赏,人类的被欺骗也是活该。可以说这首诗歌是狄金森的所有关于死亡的诗歌中最为放肆的一首,近似亵渎上帝,但它还是没有流露出极端怀疑的态度。它只是显示上帝很可能不会把我们所期盼已久的永恒恩赐给我们。

四、现实人生的真实写照

从死亡的角度看生,将所有问题最终归结为生的存在,而不是死的存在。通过死亡这个角度来看待人生是狄金森

诗歌的一大特色。正如诺斯罗普·弗莱尔所说:“其实死亡的世界并不是我们一定要等到死后才能探索,它每时每刻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9]

狄金森的又一首反映死亡的诗歌《那些——正在死去》(1551)在语言上显得特别辛辣,但却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这首诗被认为是在1882年写成,当时的达尔文主义、高层对圣经的批评以及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动摇甚至破坏了宗教信仰。尽管感伤主义者作过多种努力也无济于事。实际上,“上帝的确死了。”这首诗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信仰的用处和价值。诗歌的第一节既反映了19世纪早期人们坚定的信念:即人死后就被引向上帝的右手;而同时那只手的被“砍去”则又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信仰丧失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第二节则强调没有信仰,人们的行为则变得浅薄和渺小。狄金森在诗的最后指出:即使是“一颗磷火/胜于毫无光耀。”这里的光耀指的就是精神指引或道德支柱。通过断臂和光耀的比喻,此诗显得特别有说服力。

狄金森自己也承认,她对上帝的“怀疑与相信一样狂热不已。”(1144)就在她写了《那些——正在死去》(1551)一年后,她又写了一首表示信仰的诗歌《她飞向明亮的东方》(1573)。这被认为是“她为悼念母亲而写的最优雅的一首挽歌”:^[10]

她飞向明亮的东方
天堂的兄弟们
将她领回家
无需更换羽翼
或情人的日常物品
即被吸引带走。
设想她如今的状况
探询她过去的容光
我们认为我们梦想
以此方式消磨时光
生存在此徘徊
身在家中却感无家可归。^[11]

在这首诗里,我们看不到辛辣的词句,也看不到对上帝的不信,我们仅仅看到,诗人强烈地感受到属于我们的真正的家却是那样地陌生和遥远。正如麦克白所认为的,死者是幸福的。“当生命的阵阵狂热结束时,他便可长眠了。”^[12]而仍然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我们却还得要在生存中“徘徊/身在家中却感无家可归”。我们既不属于这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又没有把握,两者都是陌生的。在狄金森看来,完全就是由于我们的这种状况(这个分裂的矛盾的意识,也就是对生命的两种可能性的认识)使得我们成为人类,使得我们的生命——以及死亡——染上了一种其他任何生物所没有的奇特的悲剧色彩。

五、生者对死者的情感

不少读者抱怨说狄金森的诗是个无法解开的谜。认为《伤恻》是她的诗歌中比较难懂的一首。读了第一行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哪些人死了使我们悲伤?诗人接着还说“那些人我们从未谋面”。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诗人并没有说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们感到悲伤这一事本身就说明我们是

他们的亲属。诗歌第五行说明了理由：我们对于陌生人的死亡是不会感到悲伤的，也是不会关心的。在诗中我们感到悲伤就说明我们对那些人的死是在意的，这同时也说明他们不是陌生人。

由此我们突然发现人们之间有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与那些看起来是陌生人的永恒的友谊。而这种友谊只有等到他们去世我们感到悲伤了才会显露出来。因此，发现他们死亡使我们瘫痪，这情有可原，又令人恐怖。

第三节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这些新的永恒的“朋友”在他们死亡的时候向我们显露了自己，他们对我们来说既没有有形的存在，也没有现实的形象。他们“仅对我们的思想至关重要；但他们突然从我们的生命中抽去了“他们的存在”。他们好像把我们的灵魂也抽走了，或者说我们的灵魂也秘密地跟他们一块儿走了。

看了这首诗，读者被它的生动和扣人心弦的语言所打动。这不仅是个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对某些强有力的现实存在的东西的反应。它迫使我们去思考，到底谁是这些死亡的陌生人？我们通过仔细阅读这首诗的本身再来看看其创作的年代，就不难找到答案。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南北战争中牺牲的军人。

《这些矮脚多少次蹒跚》(187)这首也是关于生者对死者的感情为主题的。这是略带讽刺意味的对一个死亡女人的描述。像她的许多关于死亡的诗歌一样，其意象集中在死者僵硬静止的状态，强调突出的是死者与生者之间的距离。此诗的中心场景是安放着即将埋葬的尸体的房间。而诗人的思想却不断回到死者生前的时候，并对生时与死时的状态加以比较。

第一节诗人回忆起这位死去的家庭妇女的生活负担，并用比喻的手法描写她目前的静止状态。她的感情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她为死者终于摆脱了痛苦和负担而感到安慰。另一方面，她又为目前死去的状态而感到恐怖。第二节诗人请读者或同伴们接近死者，并对死者生前火热的生活与目前的安详宁静比较：以前充满活力，而现在却静止得像块石头。最后一节诗人的注意力从尸体转到了房间。诗人的感情变得复杂起来。房间里出现的苍蝇和窗玻璃上的脏斑显示这位家庭妇女再也不能打扫她的房间了。苍蝇暗示着死亡的压迫，而呆滞黯淡的阳光象征着她的死亡。通过对蜘蛛网的描述，诗人似乎在批评死者的懒惰，好像她就是为了逃避干活而死去一样，最后一行显示，尸体已经被安放在由鲜花衬垫的棺材里，即将被埋入坟墓。这也显示了一种典型的狄金森的痛苦。

如果说狄金森的诗歌里有一个单一的连贯的主题，那就是诗人承认，是对死亡的无知和害怕而不是最终的解脱，是

我们的悲伤与痛苦而不是我们将来的幸福确定了我们生命的限定条件。我们生来无知，但不久我们就懂得太多，但还是不够。因此无论我们旅行到哪块土地上，我们将永远是陌生人。一方面，我们由于意识到死亡的即将来临而无法完全溶入到我们现世生活的这个世界。同时又在向往我们自己永远也无法证实的另一个世界。最后，死亡成了我们听到的永不消失的歌。而我们能听到这首歌便是我们区别于上帝的其他创造物的重要标志。对狄金森来说，完全放弃对死后人生的信仰（也就是对上帝的最终拯救之手的信仰）也就是放弃了我们对我们可能有的“家”的希望。

通过对狄金森诗歌的评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诗人心中，如果死亡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结，至少是一个重要阶段，对死亡的思考也就成了诗人的人生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这些诗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独特视角、对宗教的信仰和怀疑的不置可否的心理、对上帝的爱与愤怒的矛盾态度，面对死亡，既期盼痛苦的解脱而又十分恐惧的心态。她有关死亡的诗歌是她丰富想像力的展示，是她多年对死亡的思考，同时也是她孤独痛苦人生的真实写照。

狄金森的语言模式——精确、非正式、经常是出其不意的——具有独特的个性，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传统和时代，只属于她自己。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狄金森的研究还会进一步深入。

注释：

- [1] Hyatt H. Waggoner. *American Poets - From the Puritan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1969:212 - 213.
- [2] 张子清. 不趋时媚俗的诗歌革新者. 载于郭继德主编. 美国文学研究(第一集)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246.
- [3] Mordecai Marcus. *Cliffs Notes on Emily Dickinson: Selected Poems*. Lincoln, Nebraska: Cliffs Notes, Inc., 1982:80.
- [4] William W. Hall, *Bronchitis and Kindred Diseases* [M], 8th ed. New York: J. S. Redfield, 1854:301.
- [5] [8] [10] Richard B. Sewall. *The Life of Emily Dickinson*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roux, 1980:395 - 97, 61, 79.
- [6] 木宇译. 最后的收获——艾米莉·狄金森诗选 [C].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6:146.
- [7] Paula Bennett. *Emily Dickinson—Woman Poet*.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0:78.
- [9] Northrop Frye. An Introduction to Emily Dickinson [A] in Perry Miller ed. *Major Writers of America* [C].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 1966:659.
- [11] Thomas H. Johnson ed. *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1:652.
- [12] Shakespeare. *Macbeth* (III. ii. 23).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1965:56.